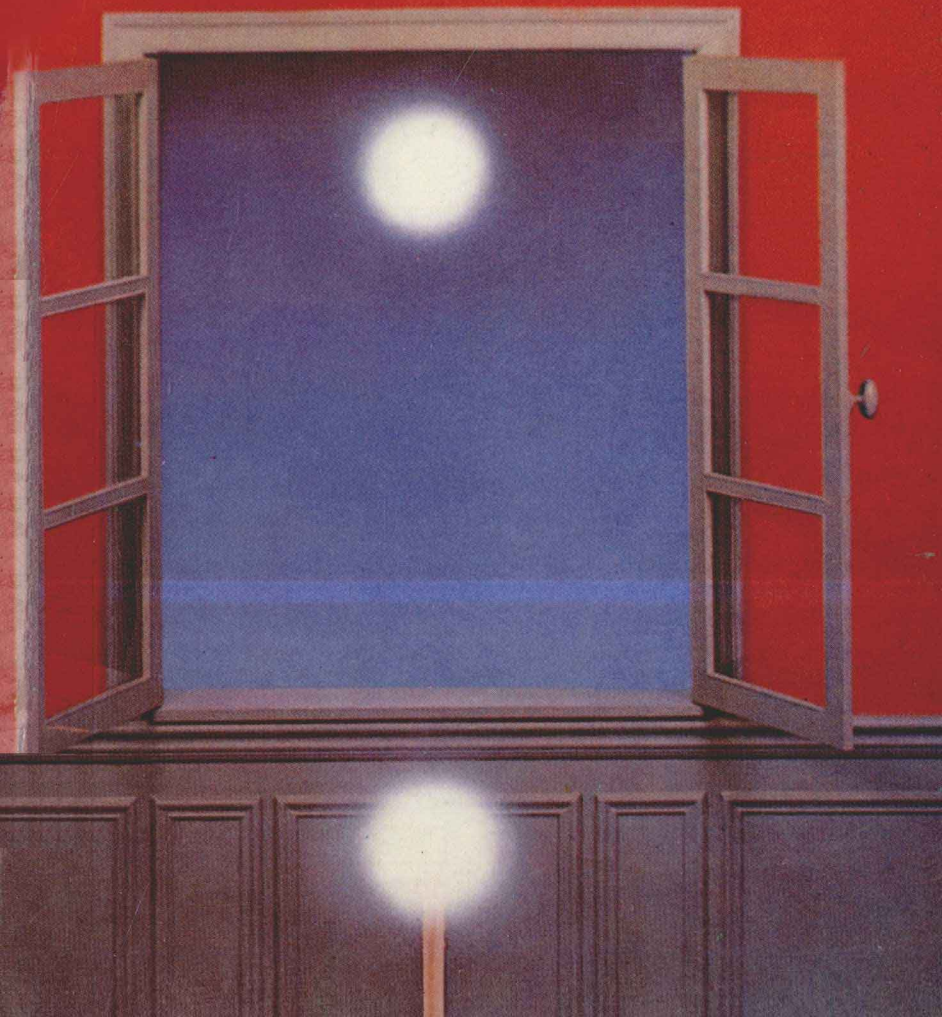


心悒悒 情融融

陈雪妮 著



心悒悒 情融融

陈雪妮 著

华夏出版社

1995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悒悒 情融融/陈雪妮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
1994,11

ISBN 7-5080-0509-0

I. 心… II. 陈… III. 散文—中国—现代 IV. I 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6968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147千字

199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000册

定价:5.00元

祝雪妮同志

扬起更加饱满的
生命的风帆！

刘鹏 94-27/6

(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刘鹏同志题词)

走出残缺的世界

——《心悒悒 情融融》序

一颗忧愁不安的心，一片博大幽悠的情，热爱生活，苦塑人生。夸父逐日般的英勇，精卫填海似地顽强。这就是他——安徽省濉溪县农村残疾青年陈雪妮。

第一次见雪妮，是在县委大院门口，尽管在此之前曾收到过他的来信，初见之时，仍令我大吃一惊。没想到他的残疾程度如此严重：简直就是个瘫子。因为赶着下乡，那天没能与他细谈。后来，在县残联、共青团召开的大会上才又见到他，自然对他作了更进一步了解。很为他自强不息，坚韧不拔、向命运挑战、勇于追求的精神所感动。

残疾，人生之大不幸。不仅给残疾者本人，也给家庭带来不幸。我们不能责怪雪妮的父亲。作为一位普通农民，面对毫无劳动能力的儿子，面对总也不见好转的贫困家境，特别是近几年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、“一优两高”农业的开发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眼看着左邻右舍一天比一天富裕，自家却仍停留在不富裕的少数里，就不能不使他着急、发怒。假如雪妮能照他的安排，当个修鞋匠，或者跟舅舅学中医，也不失为一条自己养活自己的路。但雪妮的志趣不在这里，他有更高的追求，他“不但要活着，而且要无愧于社会，无愧于党和人民地活着！”他要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，实现、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，

如张海迪，如奥斯特洛夫斯基，而这一切要让讲求现实、只盼能将日子过得宽松一些的父亲去理解，未免强他所难。然而，他仍旧是一位慈爱的父亲。为了家庭生活，为了雪妮，他跑遍了小镇去修那架早被淘汰了的破电唱机，一分一分地省；他起早贪黑顶着严寒在城里贩卖瓜子，一分一分地挣。田间的劳作，日常的辛苦就更不必说，以至于我们的陈雪妮在挨了父亲的骂，仍觉得“冰儿离不开爸，这个家也离不开爸”。

“生活里不能没有爱”。陈雪妮是敏感的。陈雪妮不缺少爱。正是父爱、母爱、爷爷、奶奶、张教授、王宇、珂蕾、若萍、夏忆、王妈妈，甚至送《新选唐诗三百首》给他的那几个小朋友，共同构成了人间真情，而正是这些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给了陈雪妮“就算命运一万次把我打翻在地，在一万零一次我兴许就会冷不防给命运一拳头，扳回一局”的勇气。

著名作家柳青同志说过：“文学事业是愚人的事业，是要一辈子豁出命去干的。”因此，我们年轻的陈雪妮所选择的道路太艰难了。“行万里路”，身体条件受限制；“读万卷书”，经济条件受限制。残疾、贫困、讥笑、冷眼、失学无助、空间狭窄……他曾多次想到过自杀，羡慕有健拔的双腿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同龄人。在合肥火车站，他饱受羞辱；在泰安车站又被人误解；在南京街头，他看到那个乞讨的残疾人被人狗似的呵斥。他受不了。或许正因为这些，才使我们倔强的雪妮抖然奋起，他要用自己的作为来证明残疾人绝不是“八”不够头不成其为“人”字的人！他迈着他那几乎是爬行的步伐登上了泰山！再次考验了自己的意志，作了又一次成功的实践，不能不让他豪迈地说“泰山太小了”。他学完函大课程，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。他没日没夜地练笔、写作，发表了一件件文学作品。

而他的读、写、思考、体味，统统为了跨出更大一步，实现更漂亮的冲刺。

现在他终于将这部《心悒悒情融融》捧于世人面前！没有无病呻吟，没有矫柔造作，有的是真情的吐露实感的流泻。

《心悒悒情融融》，记录了一位农村残疾青年与命运抗争的足迹。

这里有一个小说中的陈雪妮，更有一个生活中的陈雪妮。艺术形象的陈雪妮与实实在在的陈雪妮其精神是贯通的，那就是自尊、自爱、自强、自立，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志气、有勇气！陈雪妮和他的《心悒悒情融融》其意义已超出了他本人及其作品本身。他用事实教育了我们所有的人，尤其是那些条件比陈雪妮优越得多、却不思进取的青年人。

“……我希望那通红的脚丫踩在雪地里，留下一串串深深的脚印……”，“——而唯一缺少的是人人都有的双腿！”我们说，雪妮并不缺少人生行路的双腿！在二十三年的青春历程里，在永无止境的文学道路上，19万字就是19万个深深的脚印，使他走出了残缺的世界，《心悒悒情融融》就是一个里程碑！但愿陈雪妮继续勇敢地走下去，直至他心目中的“辉煌壮丽的未来”！

安徽省淮北市常委
濉溪县委书记 唐怀民

几句心声

再也没有比想上学而不能上学，渴求知识而又无法得到知识的滋味更为痛苦难过的了。命运多舛，在我牙牙学语，蹒跚仿步之际，病魔就残酷地夺去了我的双腿。岁月悠悠，在坎坷峥嵘的人生旅途中，二十三个春秋在花开花落的尘世轮回中度过。二十三年，八千三百多个日子！我挣扎着企图走向雨季，在春与夏的交替中，终于我读懂了生命是怎么回事的课题。于是，我不再是孩童，再也不会看着别人跑步嚷着让妈妈重新给我做一双腿，也不再哭着对爷爷说，小伙伴们不跟我一块儿放风筝。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，我怎么也走不出雨季。

一个十分干旱的冬季。一天中午，我与几个小伙伴去枯干了的河床里挖泥鳅。好半天过去了，没挖到泥鳅却捉到了两只青蛙。小伙伴们小心地把青蛙捧回家，我给青蛙干干净净地洗了个热水澡。尔后给它们厚厚地包了一层棉花，放在一个小盒子里，再把小盒子放在棉被下面，满以为这样青蛙就舒服了，不怕冷，谁料想，第二天打开来看时，两只青蛙都死掉了。我哭着找妈妈，妈说：“青蛙享受不了你给它创造的舒服环境，不适应可不就死了？这是自然规律。”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然规律，只知道青蛙死了，我好难过。后来，一个老爷爷告诉我，世间万物都有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。他指着不远处一棵棵生长着的小树对我说：“凡是结果子的树木大都是先开花后结果的，偏偏

有一种树木是结果不开花的，它就是无花果树。”老爷爷告诉我青蛙夏天吃害虫，生活在水里；冬天就在泥土底下冬眠，一整个冬天不吃不喝，待到来年春末夏初，它又可以活蹦乱跳了。这就是青蛙的活法。我似乎明白了，又似乎什么也不明白。抬头望去，伙伴们小鹿般地蹦跳雀跃，我的手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已那双不听使唤的腿，一个问题突然撞进我的脑海：我的活法该是怎样的呢？

九岁，我爬进了校门。虽然，学校离家只有一里多路，对我却是一个痛苦的熬煎。那时候，我走路的姿势远没有现在这样好看，双膝擦着地面，一点儿一点儿向前爬着走，来回六趟，一天下来，膝盖和小腿都是血淋淋的。老师心疼了，学校发动同学们组成学雷锋小组。每天，同学们背着我去学校，放学后，又从学校把我背回家。特殊的环境造就了我孤僻的性格。我喜欢独处，即便是置身于同学们中间，我也只是静静地看他们打闹。有时候，我会对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发呆，直到有人大喊大叫着找到我，才受惊吓地回过神来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总爱一个人沉思，或者一个人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对着小本子倾诉心声。那时候，根本不懂得诗歌、散文、小说是什么样子，连起码的日记格式也搞不清楚，只是为了打发孤独，用文字代替语言，一次次与自己的心灵默默对话。

回想起来，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，我就开始在有意无意的为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着基础。

小学三年级，我学会了现在走路的样子，只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好处。几个调皮的高年级男生，每当看见我走路，就跑过来像骑马一样骑在我身上。可我毕竟不是马，只要他们跷腿骑到我身上，我便会摔得鼻青脸肿。我实在无法忍受

这凌辱，又不敢告诉老师。只是有一次他们在争抢着要骑在我身上的时候，被校长看到了。“你们还有心肝吗？”周会课上，校长指着我额头上的青包声泪俱下，“你们是怎样学做人的？！”校长的话语好几年时间里都在我耳畔回荡。初二时，我发表在淮北报上的《老师的眼睛》就是写的这回事。

进入中学以后，我更加懂得了人世间友情、亲情的珍贵。刻苦努力地学习，决心用成绩来报答关心疼爱我的老师、同学、爸爸、妈妈。但是，由于自身生理的缺陷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变得越来越自卑。我不敢跟女同学说话，不敢从人多的地方走路，不敢主动跟老师打招呼。每天，我早早地来到学校，做完作业就到教室后边的池塘边看书，或想心事。夏天的一个下午，就要打上课铃的时候，我从池塘旁的小树林里出来，向教室走去。到教室，须得穿过一条三米宽、五米长的小胡同。那天，像是约好了似的，我们班的女同学都在那小胡同里，分成两排，面对面坐着，说笑着。见我走过来，她们故意把脚伸开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从她们摆的脚阵里走过，尽管十二分的翼翼小心，可还是碰疼了一个女同学的脚。“哎哟！怎么回事？”那女同学一惊一炸地叫。我的脸涨得通红，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她们一眼，匆匆逃向教室。其实，同学们并没有恶意。她们这小小的恶作剧无非是想缓解一下我与她们之间的心理距离，是好意。可我那容易受伤的自尊心就是受不了，难过了好一阵子。直到以这件事为素材写成的《受伤的小鸟》在报上发表，我的心才渐趋平静。

我的日记里记下过这样一件事：一年寒假，村子里来了一位说书的盲人。闲聊的时候，人们就由这个盲人扯到我身上。有人问我：“冰冰，想过没有，你爹娘要是老死了，你可怎么办

呢？”当时，我连想都没想就说：“爹娘要是老死了，那我就跟爷爷过！”说着，还偎依在爷爷身旁，顺手摸弄着斜插在爷爷腰间的烟荷包。现在想起来，天真得自己都有些伤心。（后来发表的《爷爷的烟荷包》就是根据这则日记写的）。后来虽然人长大了些，可心依然未谙世事，直到初中毕业前夕，我还沉浸在美好的幻梦里。可是，现实必定是残酷的！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准备报考高等学校的时候，一位老师却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雪妮同学，还是回家吧，早日学得一门手艺。高等学府就是给你大开绿灯，将来找工作也成问题。想想看，四肢俱全的佼佼者不胜枚举，哪个单位肯要你这样的……”

最终，我回到了家里。外面的世界虽说好大，但属于我的却只有一间小屋。爷爷的哀叹，爸爸的愁容，妈妈的眼泪，我感到心头无比沉重。既然这个世界苛刻得连容身之地也不肯给我，那我又何必一厢情愿地留恋它呢？一天中午，正当我打开瓶子要将农药喝下去的时候，被突然撞进来收拾房间的妈妈发现了。妈妈大吃一惊，走过来，看了我好久，然后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，悲切切泪涔涔地骂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！”手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我呆愣愣地看着面带病容的妈妈，最终抑制不住心中的悲苦，伏在床上大哭起来。

死不掉，就应该好好地活。我选择了文学创作这一艰辛而漫长的路。对此，有人夸我有志气，有人则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把委屈往肚子里咽，顶着压力，走自己的路。

我们淮北地区的习俗，结婚是要拜天地拜高堂、夫妻对拜的。若是一个正常人和一个瘫痪者结婚，那仪式该怎样进行呢？我的小说里恰好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。去问一位老奶奶，没待我把问话说完，在场的几个年轻媳妇就笑得缓不过气来，

“就你还想找老婆？”指着我，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问。“不是。”我否认着。“为什么要打听这个？”“我——”我感到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，只好做贼似地逃开了。

一九八八年三月，三十一万字的小说《漩涡里的脚印》定稿了。望着书桌上高高的一摞稿纸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父亲陪我去编辑部送稿子。整个上午，编辑部的老师们都在谈我的稿子，提出了许许多多意见。最后委婉地告诉我，离发表的距离好遥远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很窝火，“祖坟不冒那个烟，就别想好事！就你念的那几本破书能成作家，那天底下就没种地的了！”他要我老老实实做个修鞋匠。舅舅也来关心我了，他是老中医，开个体门诊。“跟我学中医吧，医书里有冰箱有彩电有老婆也有楼房。只要好好干，会有出息的。”我没拒绝，也没答应。我觉得人活着，彩电、冰箱固然重要，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啊！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家里如监牢般的难熬了。父亲的脸色长白山一样没有边际，爷爷的唉叹炸弹似的令我心惊胆战。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再多呆一分钟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，只有死才是唯一的好去处，既解脱了自己，又除去了家庭与社会的负担。农药家里是没有了，有也找不到；上吊，自己又没本事系绳子，索性就跳水死吧，偏偏家门前的小河一年四季连一只小鸡都淹不死，又岂能淹死我这个大活人？活着难，死也竟这样的不易。

夏尽秋来，落叶黄花，转瞬，冬天又降临了。那一年的冬天显得特别冷。傍晚，我又一次来到枯干了的河床里。想看一看冬眠于泥土里的青蛙，可是，直挖到月牙儿斜挂树梢也没找到。我想亲眼见一见无花的果树，可我实在不知去哪儿找寻

.....

一日，无线电波里传来伤残人作家刘琦的事迹。刘琦同样只有初中文化水平，后来当消防兵。在一次消火中，为抢救一个女孩，被大火烧去了双腿、眼睛、鼻子、嘴，上肢只剩下半截胳膊。但他却坚强地活了下来，并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长篇小说《去意徊徨》，历经三年数十次的修改，最终得以出版！

由此，我看到了一种新的活法，也由此开始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。我开始拿起笔写作。

我先后借阅了大量的古今名著，尤其是当代文坛新秀的作品和那些文艺评论的文章。为拓宽知识，扩大生活面，一九八八年十一月，我瞒着家里人只身从宿州爬上去南京的火车，历时二十一天，先后到南京、浦口、开封、郑州等十三个城市的车站、码头切身体验不同的社会阶层及整个社会对待残疾人的情况。回来后，带着炽热的情感开始了新的创作。我用双线交叉推进的创作手法，注重情节的合理布局，和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。一九九〇年一月，在《漩涡里的脚印》的基础上，经过七次修改，十九万字的小说《心悒悒情融融》诞生了。寄给一家事先有联系的出版社，同年十一月接到该出版社的退稿单——书稿又一次成了败笔！接着，十四万字的书稿《嫦娥泪》依然没有成功！！就这样，稿子越写越长，失败也越来越惨重，人债、情债、良心债…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徘徊在青草漫道的冬青树小路尽头，我惆怅、迷惘。泪眼朦胧中，回首往事，深感眼前的路是那样漫长、艰辛！多年跋涉，硬是留不下自己点点滴滴的足迹。

多年来，在文学创作的间隙，我学习了高中文科的全部课本，啃完了《唐诗》、《宋词》、《先秦文学》及中文大专的十门课

程；发表了《老师的眼睛》、《我愿做一棵青松》、《妈妈，您听我说》、《远方的日子》、《悠悠的期待》等诗歌、散文、短篇小说一百多篇，写下了六十多万字的小说书稿，积累下了四十九万字的日记、读书笔记……

一个作家说：你付出了，你就会拥有。

一九九一年四月，我被选为第一届残疾人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；五月，县委、县政府、县人大、县民政局等主要领导驱车专程来我家表示慰问；市残联^①为我买了轮椅。一九九二年二月，我又当选为县第十次团代会代表，被共青团淮北市授予“新长征突击手”的光荣称号。截至今年四月，我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近千封。一九九一年九月，我在拿到中医刊授大专毕业证书的同时，获得了华夏青年作品大奖赛优秀奖。市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对我作了多次报道；应有关单位邀请，我给大、中专学生作了演讲报告；一些机关、团体和学校还发出了“学习陈雪妮”的倡议书。

我感到自己已不再是柳絮般无归无属的过去的陈雪妮了，尽管他屡次失败。现在的陈雪妮应该属于关心他的这个社会。他没有理由再懈怠消极，没有理由不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拼搏、奋斗！否则，他将有愧于社会，辜负所有关心他的人们。自然，作为一个在艰辛的文学道路上想有所建树的文学青年，我更多的时候是想用我写出的东西来传递我对读者、对朋友的感谢和爱心！

为了更多更好地深入生活，我决定摇轮椅环游全国。有关领导和朋友们对我此举不无忧虑。据了解，有摇轮椅或骑自行车到北京的，摇轮椅环游全国，目前还没有先例。既然我决心向命运挑战，精神和思想上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想象中的困

难有几火车，但人为万物之灵长，又岂能被困难所征服？人，一旦从精神上站立起来，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，困难再大都不怕！

当失落成为现实的时候，那么寻找就不应当仅仅只是一种愿望。虽然我失去了双腿，但我还有健全的双手和灵活的大脑，读书是我接受命运挑战的唯一方式，也是我心智发展的起码要求。我渴望读书，渴求知识，我要用手中的笔洒下真诚，传播友爱，呼唤新的文明。

无数事实告诉我，人没有知识就像失去眼睛，眼前将一片黑暗。所以，我好羡慕那些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朋友们。他们有健拔的双腿，有蓬勃的朝气，有幸福的家庭，有美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，而尤使我羡慕的是他们辉煌壮丽的未来！

我有贫困的家庭，我有缠病的父亲，我有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命运——而唯一缺少的是人人都有的双腿！别人有的我没有，别人没有的我却统统都有。我该怎样做才能争得一片立足之地？

蹒跚在狭窄拥挤的文学小路上，我感到累，感到苦，感到艰辛，但不畏怯。为了生存，我必须这样做，做得好一些，更好一些。

对于写作，我原是个门外汉。甬说书香门弟，我的祖父及父亲连校门也没进过。我既不懂得什么意识流、新潮派，也不懂得什么存在主义。我的不断地“写”，可以说只基于“与生俱来”的狂热，我不太注意写作的派别和趋势，我只是借文字来表达我的一份思想和感情。文学创作，埋头苦干是重要的。在写作中，除了写，一切都不重要。心头所想到的，只是如何去写好我的小说，如何能把我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得更加完美。我渴

望人间充满友爱与真诚。友情、爱情、亲情三者的融合，便是我文学创作的主题。

我，只是一个渺小的、抱着写作狂热以求生存的瘫痪青年。我感谢各报社、杂志社及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对我的帮助、支持和鼓励。恳望更多的人们能对雪妮多所帮助，多所提携，使一个从艰苦坎坷中站起来的残疾青年，能够继续走下去！如此，也才不负我成长道路上给我以关怀、帮助的老师们的抬爱及母亲半生辛劳对我的教育和期望！

一九九二年五月

雪妮：

你好！

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我的心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。你的日记使我的情感之湖不是起了微波，而是起了惊涛骇浪。拿起笔，万语千言涌塞心头，一时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无奈。雪妮，我撕给你两张日记，撕给你我心底的日历。

八九年九月七日 星期天 雨

这天，又是细雨绵绵，有人偏爱这两天。

绵绵细雨，带来我多少惆怅迷惘？燕儿呢喃双飞，问一问，问一问，心事谁知我？心事谁知我？！

下午，我去了雪妮家，看到他那双腿，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人说上帝好，我觉得它太不公平！一个多么好的人，为何这般无情地夺去他的腿？这双腿本该是健拔的、强劲的，偏偏却是好纤细，好纤细。上帝为何这般无情？为何？为何？！我好想走过去抚摸一下那双腿，那一刻，好有拥入怀中的冲动。

告别了雪妮，与妹匆匆上路。看了雪妮给我的信，信中直呼我为“珂蕾”（笔名），我感到当之有愧！他对我寄予多么殷切的期望啊，可我……哎，真的是当之有愧。

久久地不能入睡。或许，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今天我重